□李万华

林 间



在十几步，或者几十步的范围内，我细数到以下植物：广布小红门兰、藓生马先蒿、中国马先蒿、毛茛、委陵菜、老鹳草、东方草莓、某种蕨类植物、荨麻、珠芽蓼、马蔺、狼毒、龙胆、酸模、早熟禾、草玉梅、黄精、金莲花，一些苔藓和石头上的地衣，还有几种叫不上名字的植物，叶子分别为细带状、羽状、莲座状。这么多植物在一起，仿佛广场上聚集的人群，容貌有别，衣裳各异，可是都不出声，不走动，偶尔头发扬一扬，手臂摇一摇，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我蹲下去看，有些植株太小，只得把头触到地面，然而它们都不理会我这庞然大物。夜蛾飞过来，这飞虫里的勇猛者，这先锋，这认为光明就是前途的糊涂蛋，也不对植物示好，也不认识我，潇潇洒洒地，转一圈就走。我多少有点矫情，觉得蹲在草丛中仿佛蹲在一群知己中，沉默不沉默，都舒服自如。

广布小红门兰的花朵最为夸张，使人想起歌唱家在舞台上高歌时的面孔。浅紫色的三裂唇瓣向下使劲打开，满胸腹的真气从那里浩荡而出，唇瓣布满深紫色斑点，仿佛重音坠落锤击而成。花瓣和中萼合成兜状，箍住气流使之回旋。左右侧萼反折斜飞，像两鬓高高翘起的发髻。如果真在舞台上，它们会唱哪一曲？有人解释兰花这造型专门为昆虫设计：唇瓣似平台欢迎昆虫降落，深色斑点指示昆虫向花心爬行，唇瓣上面兜状的花瓣包裹黏性物质，两个球状的花粉块附在蕊缘背面，懵懂的昆虫飞来头一动，黏性物质顺势将花粉粘在昆虫身上。太有心机又太主动，比起我，它们推销自己真是洒脱大方。广布小红门兰个子矮，没五寸高，得贴在地面才能给它拍一张全身照。它们从苔藓中钻出，旁边大青石布满白色、褐色的地衣，背景是平林漠漠青山如织。如果目光平视自林中穿过，谁能知道眼下正有一种珍稀的野生兰草在独放幽香。

藓生马先蒿名字拗口，也不知谁给它取的名。马先蒿种类多，植株有高有低。有一种高个子马先蒿，学名叫穗花马先蒿，我们叫它蜜罐罐花。穗状花序，浅紫的花朵密集向上。花盛时抽一枚出来，仿佛从一个陶罐里拔出吸管，使劲吸管状的花萼，会吸到新鲜花蜜。童年时吃蜂蜜，大多时候和蜜蜂抢。中国马先蒿最普通，明黄的花，矮小株丛。斑唇马先蒿多长在沼泽，喜欢和报春争艳。大约还有其他马先蒿，都不出声地长。藓生马先蒿因为和广布小红门兰生长在一起，有了些“近朱者赤”的意思，都是鲜艳的浅紫色。它的花冠也夸张，花萼细长似斑马脖子，花瓣的下唇撑开成圆形，让人想起非洲的盘唇族。它的上唇缩小成一根卷起的细小象鼻子，叫它象鼻子花也不错。

委陵菜的小黄花和高原毛茛相似，若要细究两种花的区别，只在于花蕊的颜色不同。委陵菜花蕊金黄，高原毛茛的花蕊黄绿色，这令高原毛茛的花显得更秀气。植物依群而生，有毛茛的地方，很多时候有矮金莲生长。在草地上腾挪，在近溪水边，果真寻见一丛矮金莲花。草地上的小溪，泠泠一小股。矮金莲花五六朵，娉娉婷婷随风轻轻摇。矮金莲花是金莲花的迷你版。高原人家喜欢在庭院内外种几丛金莲花，夏季花开，金灿灿亮闪闪的。我们称金莲花为五台莲。

还有什么是我不熟悉的呢？人在林中走，目光触及的全是回忆。甘青老鹳草的花摘不得呀，回家会打破碗。狼毒的花有毒。马蔺的籽，烧熟吃多了会辣嘴。委陵菜就是蕨麻，挖来即可生吃。珠芽蓼的红色嫩茎嚼起来有股清香。少花米口袋的根我们呼为擀面杖，三月份挖出来粉多肉甜。遇见荨麻要小心，它的刺戳你一下，又痛又痒还要忍气吞声，若是老人们知道了，会说抹点鼻涕就好。如果是秋天，黄精会结出小红果，晶莹又玲珑……我接触的植物总是比人多，我熟悉的植物似乎更是比人多。

蘑菇少，踱步许久，遇见几朵小皮伞，也可能不是。菌盖翘起，已发黑，蚂蚁来去。如果是雨后，这样的地方会冒出林地白蘑菇。白蘑菇采回家，铁勺烧热油，“滋滋滋”素炒，有一种森林雨露的味道。也会有白拟鬼伞，长在一堆牛粪上。马勃喜欢草甸，不大光顾。如果有红顶小菇从枯枝间钻出，从远处看，会认为是小精灵在玩耍。

这是祁连山另一座山谷中的杂木林。树木稀疏，林间大石蹲踞。林边几株黄花柳，竟都朝河谷的方向斜，仿佛河流会带它们走。有一株独自长到开阔的河中心，若在人群里，它必是茕茕孑立的那一位。找一块石头坐，向晚的光线长长短短林间照，也没有风，夏日的清凉在河面上飘。如果是多年前，找一块厚茵茵的草，我可以肆无忌惮躺下去看天，也可以看远处崖壁参差，危峰乱叠。而现在，我只是将植物寻觅。林间风物一年似一年，我们仿佛都是第一次相见。



山林 王十梅摄+AI辅助生成

□王维贤

那抹海棠红

屈指算来，我在办公厅大院已工作26年，熟稔这里的人与事，对院内一草一木，也生出深厚感情。我曾写过大院草坪上的牡丹、芍药，写过单元楼后的垂柳，赞颂过丁香，记述过东楼门前的香梨，甚至落笔写过墙角那两棵不起眼的山杏。可唯独围墙边的北美海棠，我日日途经、常常相见，却始终未曾下笔。那是因我在青海工作四十余年，走遍山宗水源、戈壁绿洲，从未见过这种海棠。我一度以为它是外来物种，是近些年才大量引种。

其实，海棠原产中国，属蔷薇科苹果属，是华夏大地上古老的树种。如今，遍植西宁街巷的北美海棠，是海棠外流海外，经选育改良后回归的新品种。它株高一般3米至5米，花量繁密、花色丰富，自带淡香；果实只有拇指大小，好似微型苹果。在四季流转中，海棠的花、叶、果、枝姿态万千，颇具观赏价值。



这两排海棠，树龄至少有十年。当年修理厂关停、车队迁入，为美化院落方才栽种。受大院地形限制，树木只能依直角成行成列。和多数乔木一样，本该春芽萌发、夏挂硕果、秋叶飘零、冬来蛰伏。可青海春温回升缓慢，花叶总要等到立夏前后，才会大面积舒展绽放。院内这几株海棠，以羊粪为底肥，有园丁按时浇灌，水肥充足。叶片呈椭圆形，叶缘带锯齿，墨绿油亮，和本土苹果树叶十分相像。盛夏，海棠叶片完全舒展，枝叶浓密不透风，宛如巨伞，阻隔烈日强光，在骄阳下漾出翡翠般的光泽。海棠盛放之时，花团锦簇、色彩斑斓，在这闹中取静的小院，自带清雅气韵，静美动人。雨后海棠花瓣微微卷曲，晶莹剔透，浓淡相宜，香气漫溢，宛若仙子。漫步花墙之下，令人沉醉。仲夏，幼果一簇簇缀满枝头，玲珑可爱。入秋，一颗颗果实在日光下慢慢转色，晚秋时节，艳红如熟透的樱桃，看着就让人垂涎。只是果实虽诱人，质地却坚硬，核大肉薄，口感实在算不上好。想来是水土气候使然，正如橘生淮北则为枳，滋味酸中带涩，难以下咽。它有着一身明艳的外衣，年年繁花、岁岁挂果。除却绿叶送来阴凉，花朵娇艳芬芳之外，果实向来无人青睐。入冬，寒风褪去北美海棠翠绿的外衣，唯有红艳的果子依旧缀满枝头。红果在西北风里轻轻摇曳，惹人怜惜。

数九寒天，红果冻得坚硬，寒霜在深红果面镀上一层薄而透亮的白霜，白里透红，自带一番温婉情态。漫长冬日里，它们紧紧相依、抱团御寒，不到时机，不会自行坠落。待到来年春至，冰河消融、大地复苏，果子依旧挂在枝头，却不复往日硬挺，果皮布满褶皱，果肉慢慢变软。历经整个寒冬的低温与时光沉淀，果子生出一缕类似红酒的醇香。这时，果实便成了红嘴雀的口粮。鸟儿歪着头，用尖喙一下下啄食，掏空内里软糯果肉，只余下空空果壳。果内黑色种子，随飞鸟粪便去往各处，遇上适宜的环境，便能萌发，长出新的北美海棠。

海棠本是华夏故土的花木，高天厚土，足可供它自在抽枝展叶。北美海棠远赴域外选育，带着全新面貌重回故土，有着惊艳的花叶，只是果实禀赋不同，不以甘甜见长。世间草木各有天性，不必都要结出甜美的鲜果。纵然不能登上果盘，不能供人品尝，它以繁花映庭院、以红果傲冬寒，亦是独属于它的价值，自有一番动人风姿。

□郭 勇

稿 爷



我家隔壁，住着一位温润如玉的老人，他是村里最特别的存在。

老人名叫蔡耀清，个头高挑，脊背永远挺得笔直，仿佛从未被岁月的风雨压弯过。他的衣衫永远熨帖整洁，哪怕是最普通的粗布衣裳，也被他洗得干干净净，没有半分乡野村夫的潦草与邋遢。他举止文雅，步履舒缓，每一步都走得从容不迫，举手投足间，都透着读书人的谦和与沉静，那份刻在骨子里的儒雅，在烟火气息浓郁的乡村里，显得格外另类和珍贵。

听老人们讲，蔡耀清祖籍山西运城，祖父曾受朝廷任命，远赴陇西为官，蔡耀清因此在陇西长大，与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那个大多数人都目不识丁的年代，他是村里唯一识文断字、能写会算的文化人。从我记事起，村里人都亲切地唤他“稿爷”，很少有人喊他的大名，仿佛这声“稿爷”里，藏着全村人对他的敬重与信赖——无论是记账算粮，还是写信念信，无论是写春联、拟文书，还是调解邻里矛盾，乡亲们第一个想到的，永远是他。

稿爷为人忠厚老实，待人赤诚，没有半分私心杂念，从来不会因自己识文断字就觉得高人一等。那时候，村里的人与远方亲人的联系，全靠书信往来，而写信、念信，就成了稿爷义不容辞的责任。常有邻里在饭点上门，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信纸，或是带着满心的牵挂，想给远方的亲人写一封家书，或是收到了远方寄来的信件，急着想要知道信里的内容。每当这时，稿爷从来不会有丝毫推脱，接过乡邻手中的信件，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耐心地询问乡邻的心意。

若是写信，他会一字一句地询问乡邻想表达的意思，生怕遗漏了半句牵挂；若是念信，他会放慢语速，一字一句地诵读，遇到乡邻听不懂的地方，就用最通俗的大白话，一遍又一遍地解释，直到乡邻听懂为止。

每年春节前几日，稿爷家里更是门庭若市，挤满了来求写春联的乡邻。除夕前几天，他就会提前备好笔墨纸砚，摆在院子的八仙桌上，从清晨忙到日暮，笔墨不停。他写春联时，神情专注，眼神坚定，手腕轻转，笔墨流转间，一个个苍劲有力、工整美观的字迹便跃然纸上。他写的春联，辞藻喜庆吉祥，寓意美好，每一笔都透着真诚，每一副春联都藏着祝福，有的写着“春回大地千山秀，福降人间万户欢”，有的写着“五谷丰登家家乐，六畜兴旺步步高”，还有的写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每一副都尽量贴合乡邻的心愿。

有一次，村里的一位老人突发疾病去世，他的儿女们悲痛欲绝，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后事。稿爷得知后，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主动来到老人家中，一边安慰逝者儿女，一边有条不紊地安排后事，从写挽联、拟祭文，到安排宾客、登记礼金，每一件事都做得一丝不苟，井井有条。稿爷的兄长早年因病离世，嫂子改嫁，留下侄儿侄女，他们最大的不过七八岁，最小的还不到三岁。稿爷主动扛起了抚养侄儿侄女的重担。那时的他，也有自己的家庭，日子过得并不富裕，可他还是省吃俭用，对侄儿侄女视如己出，悉心照料。他每天起早贪黑，既要忙着村里的活计，又要照顾孩子们的饮食起居，还要供他们读书、识字，教他们做人的道理。村里的老人们常说，稿爷的心，比春日的暖阳还暖。

那时，稿爷格外喜欢我这个爱读书、肯钻研的孩子。有一次，我问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什么意思，他没有直接告诉我答案，而是先给我讲述了诸葛亮如何辅佐刘备，如何为蜀汉的大业操劳，如何在晚年依旧鞠躬尽瘁，耗尽心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老人的悉心教导下，我渐渐明白，那些英雄人物身上的忠、义、勇以及担当，是刻在中华民族骨子里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学习一辈子。

有一次，我开玩笑地问稿爷：“蔡家爷，村里人都叫您稿爷，这稿爷到底是个啥官啊？是不是很大的官？”老人听了，哈哈大笑，眼里满是慈爱，他伸出手，轻轻摸了摸我的头，耐心地解释：“傻孩子，稿爷不是什么大官，放到清代，就是县衙里管文墨的，主要工作是起草官府的文书，到了民国，就不叫稿爷了，原来的‘稿爷’就变成了‘书记员’‘文书’了。”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文章，拿给稿爷看，他看了之后，不仅很认真地修改了里面的错别字和病句，还帮我调整了文章的结构，补充了很多细节，让文章变得更加生动、更加具体。他还告诉我：“写文章，就像做人一样，要真诚，要朴实，要言之有物，不能空洞无物，不能矫揉造作。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自己的想法和感悟，这样的文章，才能打动别人，才能引起别人的共鸣。”在老人的悉心指导和鼓励下，我的写作水平渐渐提高了，我写的稿子，常常被学校的广播室采用，不时还能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每当我收到采用通知的时候，我都会第一时间跑到稿爷家里，告诉老人家这个好消息，他看着我，脸上总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读完高中，参了军，后来考入大学，成长为新中国的一名军官。时光流逝，世事变迁，蔡耀清老人的身影却从未淡去。那位诲人不倦的稿爷，那位温润如玉的长者，始终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是照亮我人生道路的良师。

□马有福

脑上松多（节选）



蓝溪

松多海拔虽高，但沟里却有一股子水。哪怕是在冬天，裹一层冰盖照样悄悄在冰底、沙背上流淌，这就像血脉一样滋养着村庄。

只不过，溪水有几天大，有几天小，这就像村里的人影和人声一样，随季节忙闲而涨落伸缩，行踪幽微。这不知是有多少年了，它一直由东向西穿村而过，在树丛里等着牲畜像亲吻一样地，把嘴巴贴水面不挪许久，轻轻地昼夜低吟着，好像叫村妇们借着担水的机会在此磨蹭一会儿，照照自己的影儿，说说彼此的家常。她们之间虽没有合约，也不需合约，却永远和睦相处，谁也离不开谁。平时，小溪两边，如果没有了慢悠悠走动的牛羊踪影，听不到早已相互熟稔的打水器具与其主人之间早就协调为一体的脚步声，溪水便会显得孤独。村里的老人们出门在外，感到孤独和想家的时候，最先想到的就是这条清溪。

溪水、溪声、溪影，这是贴着地面、睡在大地上的松多炊烟。

炊烟、树丛、歌声，这是长了翅膀、向往飞翔的松多溪水。

站立，或者顺着山势躺平，各种姿态对于松多的山溪和炊烟来说，不再重要。因为，人在松多，都喜欢放松，站着和躺平亦不再有任何顾忌了。最难忘的是，松多山里的歌声有时像那风飘逸着、婀娜多姿的炊烟和白云，逡巡在山林之间，又如那捡拾山货的牧童，难追其行踪。

别小看松多这么一方小天地，这里的歌声一点不输世界的流行曲调。就我所知，流淌在青海各民族心底的花儿，土族的各种仪礼歌，藏族婚宴十八曲等，都不失原样地在这里世代传承。有一年，拍摄青海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藏族婚宴十八曲》纪录片时，我找了好几个村庄，都没有找到理想的拍摄目标。未曾想到，最终拍摄到的最理想的、人景合一、歌声悠扬的场景，就在松多。松多的土族兄弟老李把我领到一户正在举办婚礼的藏族人家，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招待。他们非常配合地允许我全程拍摄了婚宴十八曲。

等摄制工作结束，即将回去时，天已半夜，正在下雪。这可如何是好？老李指点：路在引，溪在伴，只要不慌不忙，走出松多不难。就是在这个夜晚，坐在副驾驶座的我蓦然发现：在雪地上，还没有完全结冰的溪水是蓝的，一丝不染尘。

这一晃多少年，早已淡忘了那个夜，那一抹蓝。可是，2026年6月3日，我再赴松多看花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条溪、那抹蓝。原以为，那一抹蓝是雪地给我的幻觉。想不到，草木掩映中的它依然是蓝的。心头一喜，我举起手机拍下了那一抹蓝：从今而后，我便将叫它蓝溪了，以照为凭，以此为引，来回忆松多那一隅秘境。当日，发朋友圈，我的引文是：松多秘境，名不虚传。

白牛

在松多，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河谷树林之中，多牛棚和羊圈。这也是松多日常烟火的一部分。我们去的那一次，正是初夏，牛羊大多进了山，在家里圈养着的不是刚刚生了宝宝的，就是马上出栏等待买主的。

牲畜浓郁的气息在村里四处弥漫，那是因为它们把不同阶段里的粪便留在了村里。那些陈年的、已经晒成了细末的干粪已经入了打泥炕的炕洞，作为驱寒物，其烟味一缕缕渗透到了空气中，所以，外人进了松多，首先会嗅到两股非常浓郁的气息：一股是已经燃烧完或者正在燃烧的柏枝香味，这是煨桑后的气息。另一股则是牛羊粪燃烧后冒出的气味。

这里的人们婚丧嫁娶、日常行止几乎都离不开煨桑这一古老的习俗。所以，山坡上长着柏树，人家里储存着柏枝。一种习俗，一种植物，连接着一个地方深厚的地域文化。松多毗邻佑宁寺，地处华热藏族文化圈，其语言风俗与门源、甘肃天祝一带相近，却又有所不同，这里的多元文化底蕴似乎更为浓郁，多有汉文化印记。

在这个村，居民大多是藏族，也有很多汉族和土族，从衣着和相貌上，已经很难看出差别，但他们各守各俗，各有边界，私下生活又各有天地。这片天地，可大可小，如同半山腰分片开垦的土地，归属清晰。但总体而言，他们又知己知彼，少有隔阂。他们平时大多以汉语交流，却也对兄弟民族的语言毫不生疏。我的朋友老李是土族，日常说汉语，可说起土族语、藏语依旧滚瓜烂熟。我问他如何习得多种语言，他说，自己也说不清缘由。只因朝夕共处，儿时一同放牛，长大后一同求学，外出务工也结伴同行，亲如一家。这不需要背单词，不需要学语法，自然而然就能在三种语言间自如切换，哪里算得上难事？

我不禁思索，该如何概括这样的文化现象？

老李说，有必要总结吗？这就像我们村里的白牦牛，它们的存在是不需要理由的。华热藏族文化区，无论农耕还是游牧人家，都喜爱饲养白牦牛。白牦牛就像黑绵羊，是稀罕的生灵，受人喜爱。喜欢了就养，养着养着就普及开来，这还需要理由吗？

哦，真是！在青海，存在这种“白牦牛”现象的地区还不止松多一地。

松多人存放牧草的方式也很新颖，他们在河谷地带把草料架在悬空的、阁楼一样的木头架子上，既防潮、防鼠，也防止牲畜随意偷吃。这是懂得珍惜和有计划使用，堪称生活里的创举。望着一座座草料木架，我打趣道：这算不算也是“白牦牛”现象的一种？

他说，瞎说。白牦牛就是白牦牛，没有那么多高深的理论。

是啊，松多只有自然，没有学说。一切顺其自然，不过是青海人语境里一隅叫作“脑上”的地方。

